

一程山水满眼春

□ 李远峰

山的壮丽、水的灵动、村的朦胧，汇聚在“黄山1号风景道”上。今年春节倡导“就地过年”，带火了这条去年12月才命名的风景道。

“这里太美了……”两辆江苏牌照的SUV停在沿途的观景点上，几位年轻的女士下车后，面对层层叠叠的山峦，还有山脚下若隐若现的村舍，忍不住用双手做话筒大声欢呼起来。这呼声，带着城市人对乡村美的渴望。

黄山1号风景道是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内的一条闭环型风景道，全长98公里，串联起浦溪河、黄山途居露营地、杨家寨、太平湖、明代六角楼、程氏宗祠等景区景点，沿线还有五丰源休闲农庄、泉水生态甲鱼养殖基地等乡村旅游点。

驾车从浦溪河景区出发，一路经过黄山、九龙峰、余溪河、秧溪河，大自然的气息从山间水畔散发出来，让人激动不已，忍不住打开车窗。弯弯曲曲的柏油路夹在山中，常有几度无路几度洞天之感。车开着开着，不觉被四面青山包围起来，眼见一座山横亘眼前，似乎无路可走，但车至山前，总能发现一条弯曲小道，遂打方向盘，继续前行。如此几个来回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出现一大片稻田，几头水牛悠然吃着杂草。再往前看，一座山峰直刺云端，翠竹松柏在风中摇曳着，像一幅立体的画。

一路上水景很多，最有名的是有“黄山情侣”之称的太平湖。举目望去，烟波浩渺，船儿轻摇。这里是1987版《红楼梦》第一集经典镜头“黛玉北上”的取景地，也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天堂，每年都会举办铁人三项、登山、游泳、骑行等全国精品体育赛事。驾车从湖边经过，有种说不出



美丽乡村 黄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供图



太平湖双桥 黄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供图

的逍遥。

黄山1号风景道不仅山水秀美，而且文化厚重，徜徉其间，相见恨晚。就说桃岭古道，以我的建议，那是非去不可的地方。在乌石镇桃源村境内，路边有座不起眼的门楼，上书“桃源古秀”四字。据说乾隆下江南时路过此地，眼见这里茂林修竹、流水潺潺，遂即兴题写此字。可惜原门楼于1996年被洪水冲毁，现存门楼是人们后来建起的。走进门楼，仿佛走进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。村庄不大，只有十来户人家，一条小河从村中央流过。河畔民居依山而建，被参天古树包围着，阳光在屋顶勾勒出斑驳的线条。一条青石小路顺着小溪弯弯曲曲伸向远处，这就是桃岭古道。它是古时徽州各县通往池州的陆路主干线，如今早已不用了。初入此地，我不禁蹑手蹑脚，生怕打扰了这里的幽深僻静。“桃岭古道，我们当地人喜欢叫它乾隆古道，那是先辈们叫习惯的。”村中的一位大爷说。

沿途还有六角楼和程氏宗祠。六角楼原名太守亭，始建于明万历年

间，是一座砖木琉璃瓦结构的楼阁，三层六角，通高23米，楼顶为风波葫芦状，底层四周有16块浮雕石刻，山水、飞禽、走兽、人物、花卉，无不古朴生动、圆润流畅。程氏宗祠位于甘棠镇，始建于明代，后被毁，清代后期重建，今仍保留有明代建筑风格。

随着近几年旅游业兴起，这条道上绵延的山水和村落渐渐被人们看好，新的旅游点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，如黄山途居露营地、杨家寨、五丰源休闲农庄等。

黄山途居露营地掩映在一片绿色中，白的、黄的、灰的车子散落树下。春节期间，到途居过大年已成为一种时尚，南来北往的客人驾车到此，享受难得的野趣。

山野是孩子们的撒野场，途居专门为他们准备了山野寻宝游戏。草地里藏着许多宝贝：冬笋、鸡蛋、红薯、土豆……还有意外的奖品，谁找着归谁。随着一声令下，孩子们冲向草坪，趣味游戏为他们留下独特的童年记忆。此外还有抓鸡、射箭、骑车等项目，篝火晚会更是必不可少。

近几年挺火的杨家寨位于太平湖

国家湿地公园内，是一个集游乐、餐饮和休闲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区。由于地处湿地公园，这里以水为主的项目很多，如动感摇摆桥、水上秋千等，每年夏天还会举办“渔乐节”，游客可以在水中嬉戏、捕鱼。

对于自驾游客来说，驾车到访一些没有开发旅游的村庄，感受村民真实的生活，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。那天，我们见有一条路通向深山，遂驾车前往。行约7公里，见路旁有一个村庄，便停车向村中走去。村中有一户人家，仅前院后院就有200平方米左右，这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可谓奢侈。这户人家前院里养着许多盆景，在阳光下傲然挺立，十分招人，后院地面用彩色混凝土铺成，在大片绿色下格外引人注目。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在院子里晒太阳，和我们聊了起来：“我们是当地人，女儿和女婿在县城做茶叶生意，忙得很，这不，到现在还没有回……”这种生活，不正是我们羡慕的吗？

此时的黄山1号风景道上，春色正在默默酝酿，不妨挑个周末，带着亲朋好友去一探究竟。

妙高峰里享清欢

□ 简媛 文/摄

妙高峰老巷旧为长沙城南名胜，今位于天心区书院路东侧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校舍后，北靠南门口，西临湘江风光带，距贾谊故居也不过500米。

走进老巷，看阳光洒在麻石路上，仿佛能听见碎金落地发出的脆响。沿着老巷一直往东走约100米，就到了“城南十景”之一丽泽园。“丽泽”意为两泽相连，其水交流，犹如君子通过讲会交流知识、学说。曾经，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齐名，张栻与朱熹曾在此讲学论道。著名学者贺熙龄、何绍基等先后讲学于城南书院。青年时代的曾国藩、黄兴等曾在此藏修或就读，那应是最辉煌的时代了。

如今的丽泽园多是平民百姓居住。园内有眼水井，井边的高墙上种有瑞香。瑞香又名千里香，它浸润这里，营造出独特的清幽。站在井边洗衣的年轻女子沐着春光，打着赤脚，一种相似的体验——我想到家乡的那口井，年少的我赤脚站在井边水渠里洗衣，棒槌捶打衣服时磕在石板上发出“哒哒”的脆响。这声音，虽然我时常能听见，可每次都令我振奋，依傍号角，提醒我感知另一个世界，一个可以憧憬与期待的新鲜世界。

从丽泽园沿坡往上走到顶，看枯藤爬在灰色的石墙上，交织出岁月的沧桑。我一时感慨，这里可是潭州古城的最高峰啊。据史料记载，其顶有平地，方可二丈，青草平铺，宛如绿褥，夏间近晚之际，坐憩其地，清风徐来，胸襟顿爽。

遐想之间，不觉走进一条清幽小巷，巷子两边是民居，有老人坐在自家门前听书。他微闭双眼，阳光照在身上，那是一种深巷人家才能拥有的清

幽与惬意。从老人面前经过时，他看我一眼，微笑着，我们并不搭讪，却似老友般深深意会，这深巷，这阳光，这清幽，这读书声营造出来的人间难得。我看向老人背后的门联：“诤言富贵寿康，推算吉凶福祸。”横批：“指点迷津。”老人并不开口说话，我走近他，经过这儿，坐在不远处默默陪伴，却获得一种顿悟般的通透。

有幼童从我来的方向蹒跚下坡。年轻的母亲站在孩子前方连连说：“不要怕，有妈妈在。”孩子试图去拉女人的手。可女人一边说“你来啊，妈妈就在这里”，一边离孩子更远些了。她用爱的眼神鼓励孩子，仿佛在等待一个巨大的喜悦。她为什么选择在这里让孩子独自学习下坡？一条安静的巷子，一位听书的老人，一缕金色的阳光，两道麦秸色的老墙。我看着眼前这一切，如同欣赏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。

我坐在巷子的出口处，俨然这里的主人。左手边有背着相机的男人走来，我对他招手，快来，这里有你想要的场景和模特。我并不认识他，这样打招呼也显得突兀，可我自然地这样做了。果然，我做了正确的引导，他和我一样，一眼就看出此刻这里的难得。他对我说，这巷子他来过几次，这人、这阳光，十分难得。

他的话让人回味，犹记得《红楼梦》第九十八回这样写道：“且黛玉已归太虚幻境，汝若有心寻访，潜心修养，自然有时相见。”

老人并不因我们的到来而受到干扰，他的安详，让人感觉出海的平静。无论历经多少世事，如今皆为过往。我和摄影师站在巷口，像是意外相逢的老友，聊妙高峰的前世今生，聊长沙老巷的烟火人生，也聊文庙坪

的变化。

摄影师连续按下快门，咔嚓声在巷子里成为一种有节奏的音符。老人坐在那儿，阳光映照这一切，焕发出仙境般的神韵。摄影师把相机递到我面前。看着定格在镜头里的老人，我不由感慨：“我坐在这里半小时了。老人、巷子、老房在光影下呈现出独特的生命力，如同一幅画，把我给深深吸引住了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你对光线表达出来的诗情画意是有感觉的，你能看到它们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又说，“并不是所有经过这儿的人都能感觉得到的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来这里？”他突然这样问我。

“我想写些关于巷井生活的文章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我问他。想必他也是寻访市井之人，兴许能从摄影师的视角给我不一样的启示。

“出来之前，我知道自己能拍东

西，但我并不知道能拍到这样的人、这样的场景。下一秒能拍到谁，拍到什么，我永远也不知道，充满了未知。”摄影师看向我说，“你别看这只是一条简朴的老巷，可是你看着它，感知它的生命，思绪一定会飞得更远。”

此时，我想到了自己的少年和少年时光里那些让人回味的美好。青春之所以让人难忘，我想更多的不是因为吃了多少美食，穿了多少贵的新衣，而是因为那些光阴里的欢笑与美妙。如同此刻，步入这条老巷后，我深深感觉出生命状态里的沉静与积淀之美。

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，出自苏轼的《浣溪沙》，说的是人世间真正的好滋味是淡雅的欢愉。而我，自然是喜欢这般清欢的，就像此刻，我静坐在妙高峰巷井深处，看它呈现出这段光阴里的和谐之美，沉醉于此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

妙高峰老巷

醉尉街访古

□ 张泽峰

清闲的时候，我就爱去老街区转悠。那里有让人爱恨交织的宁静、沉着和寂寞，还有许多久远的故事。走进，便能重拾一份纯净和安慰。

常熟人杰地灵，是个美丽的地方。我到的那天，满城樱花烂漫，清新朗润。这是我见过的最宁静的一条老街，一座座房子错落有致，朱红色的门窗嵌在灰色调里，搭配着斑驳的碎石小路，诉说着老街悠长的岁月。

傍晚时分，我踏着碎石小街缓缓前行，暮色笼罩了不远处的南宋方塔和街边黑瓦粉墙的房屋。此时的常熟古城，犹如一幅宋人名画，古色古香，耐人寻味。

我的脚步扣响了石子街，发出“咯咯咯”的声音，这是在敲打历史的宫门吗？眼前一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上，清晰地写着“醉尉街”三字。我仿佛看到了1000多年前那位痴疯癫癫的狂草书圣张旭，正迈着蹒跚的醉步朝我走来。他宽衣大袖，口中咿呀，手舞足蹈，飘然而至，手指上似乎还可见墨迹淋漓，莫非他刚乘兴狂草了一番？

张旭是名重当时的“吴中四士”之一，确实颇有名士风度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初当常熟尉时，有老人为一件小事前来陈牒求判，他一挥而就，给老人写了一张判决书。谁知第二天，那位老人又来求判，他恼怒地责怪老人。那老人却说：“我是看你的书法很奇妙，想收藏在家啊。”他一听是位喜欢书法的同道，就问他家里藏有什么佳作。老人呈上家藏的先父遗墨，他一看惊呼：“真乃天下奇笔！”于是尽学其笔意，书艺大进。

莫非是古城常熟孕育培养了这位草圣？传说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，从中获得书法笔意；观公孙大娘跳“剑器浑脱”舞，又从中获得艺术神韵。他常看虞山峰顶云势变幻，看山上的飞鸟出林，有时还为人草的惊蛇凝神沉思。无怪乎唐代大文豪韩愈说他：

观于物，见山水崖谷、鸟兽虫鱼、草木之花实、日月列星、风雨水火、雷霆霹雳、歌舞战斗、天地事物之变，可喜可愕，一寓于书。故旭之书，变动如鬼神，不可端倪。

张旭喜欢饮酒，时常大醉，醉则呼叫狂奔，乘兴落笔。笔势龙飞凤舞，潇洒奔放，点如高峰坠石，牵如力扯古藤，横如列阵，挑如弩发，挥洒自如，浑然天成。更有激情奔放之时，握笔挥毫，在白墙上狂草，惊风雨，泣鬼神，无怪当时人称他为“张颠”。唐代大诗人杜甫写诗说他：“张旭三杯草圣传，脱帽露顶王公前，挥毫落纸如云烟。”他的朋友李欣在《赠张旭》诗中写道：“露顶踞胡床，长叫三五声。兴来素素壁，挥毫如流星。”可见他挥洒淋漓的壁书情状。唐文宗时，他的草书与李白诗歌、裴旻剑舞被称为“三绝”，看来是不虚妄的。

小城常熟真是有幸。一条醉尉街，留下一段趣闻。想当初，张旭大概就住在这条小街上吧？

唐代以后，为了纪念这位癫狂的草圣，常熟城里曾建“草圣祠”。祠内有一副对联：“书道人神明，落纸云烟，今古竟传八法。酒狂称草圣，满堂风雨，岁时宜奠三杯。”可见常熟人对张旭的赞赏和怀念之情。他当初洗砚的池塘，也曾被长期保留，名为“洗砚池”。

常熟人对狂狷的书生尚且怀有敬仰，更何况他还是一位名扬神州的草圣呢？

有人说，从常熟虞山之巔向东看，方塔是一支毛笔，菱塘是一个砚池，那么，醉尉街莫非是一锭墨？虞山也许是一块镇纸石，常熟大地就是一片宣纸了。

草圣张旭的笔墨是有限的，历史的巨笔却是无限的。历史老人挥起他的凌云健笔，在常熟的大地上狂草了数千年，终于写成了如今这幅气韵生动的作品。

当我抬起头，醉尉街的街灯亮了，闪着金色的光。我迎着光眯起眼，看向老街那蓝底白字的牌子，上面镀满了一层金色，绚丽而辉煌。

夜北街寻梦

□ 徐士彪

北街是湖北襄阳古城内唯一的步行街。其北起汉江畔的临汉门，南止十字街口的昭明台，占据古城中轴线北端，宽不过10来米，铺满一块一块的青石板。两旁店面林立，或衣物、或餐饮、或文玩、或古迹，每到夜晚，灯火通明。每个来北街的人，都能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，找回曾经的梦中世界。

夜北街别有一番情调，弥漫在870米长的石板路上，慵懒着身子，伸展着影子，发酵着日子。似曾相识的场景、恍若隔世的感觉，情不自禁袭上心头。从此，北街就成了一个烙印，深深地刻在了心里，挥之不去，令人感叹，令人回味。

夜北街的美，美在她的朦胧。柔和的光线勾勒出那条青石路的影，还有两旁仿古建筑的身影。天空深邃，只有几颗微弱的星在闪动着，深沉静谧，仿佛在吟唱着无声的歌。屋檐上那一条条小龙，仿佛时刻要腾飞的样子，却又静悄悄地蛰伏着，像是等待着时机。几株粗大的银杏，叶子争相萌出，一幅急不可耐的匆忙。路中央亭子里的那块石碑，文字模糊不清，让人猜测着当年这里发生的传奇故事。

本版插画 王超

